晉察冀日報

【抗敵報】

創刊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地址：晉察冀邊區

第一〇二四期（本日出版一大張）

定價：每份零售一角　按期計費（郵費在內）

更正

本報上月二十九日三版登載的彭德懷同志在晉冀魯豫臨參會上講演中有「一九四四年是日寇的死亡年」之句，查一九四四係一九四三電碼之誤，特此更正。同日國內外大事中亦依此更正。希讀者注意。

敵寇「建設華北完成大東亞戰爭」的末路

宮材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帝國主義在戰略上更加處於極端孤立的地位：戰爭成爲世界性的兩大陣營對立的整體，尤其是多面作戰的形勢，使日寇更不可能單獨的解決中國問題，於是代替「解決中日問題」這個「不祥名詞」而起的，是「完成大東亞戰爭」底新的叫囂。目前當着蘇德戰爭進入決戰的前夜，爲了策應德國匪幫和挽救自己垂死的命運，日寇陣重兵於滿蒙，調遣大批飛機北上，更換軍事指揮人員，強化國內法西斯獨裁的戰爭體制與政治體制，最近華北東北各地運輸繁忙，北進攻蘇的準備，愈趨積極；而另一方面日寇南進犯印攻略澳洲的局勢，都存在着，甚至當決戰時期被迫的南北並進，也不可能的遭遇。擴大侵略戰爭的準備和支持，如果單沒有可能民窮財盡的日本是不可能的，因此日寇不得不提出「確保華北」，將華北做爲「大東亞戰爭的兵站基地」——這就是漢奸汪逆揖唐在日寇直接主使下宣佈將「建設華北完成大東亞戰爭」作爲「五次治運」之「共同根本」和第一目標的真實背景。

那麼，顯然的，敵「五次治運」的最主要特徵之，就是具有準備支持新的冒險戰爭的性質；其次，敵爲達到掠奪華北豐富資源和廣大人力，今後向我進攻必然更帶有「掠奪」「奴役」的特性；再次，敵對我之「掃蕩」「蠶食」，及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種鬥爭的配合，必更加密切。敵寇「五次治運實施綱要」中強調「中日軍政會民總力體制」「以武力推行運動」，九月二十五日王逆揖唐發表「五次治運實施聲明」曾謂：「此次運動之目標雖分爲四項，然其內容乃一貫，不分最後」，並強調「綜合實踐」，這就是最明顯的例證；必須指出敵寇所謂「建設華北」，實際上，就是企圖將華北完全殖民地化，建立反動的統治秩序，亦即敵寇所謂：在「武力推行運動」依托下，將建設目標分爲：「物質建設與精神建設」。

因此，敵寇這一毒辣陰謀的實質，在於：「積極開發資源，增加生產」「秋收之際……確保農產」，日本強盜的血手必將掠奪一切華北人民的生命線——食糧；在於：「肅正思想」——「包括共產思想，英美自由主義思想」等，日本強盜的野蠻的「自首」，「肅清」，逮捕，屠殺等等爲人類所不齒的兇獸行，將在「肅清一切反動因素」方針下，必然對英美威脅利誘各階層各黨派一切正義人士的頭上來，敵寇無理屠待！而另一方面敵寇無恥的懷柔欺騙，挑撥離間，必相輔而行的，作爲掩飾共匪罪惡行爲的假面具！敵寇「五次治運」的新花樣，充滿血腥氣味，是強盜的匪徒殺人搶劫的鬼把戲，正和以前四次「治運」同樣的無恥與乖戾。牠只能給華北人民帶來災害與痛苦，而沒有任何的利；我們絕不相信敵僞漢奸所吹噓「安定民生」「福利」「東亞共榮」的一套鬼話！

九月二十六日僞河北省長曾說：「本省處於華北核心，所負於「反共」「建國」「興亞」責任……格外重要」（僞河北日報）。實際上是要滅亡中國，奴役全華北人民，更加殘暴的掠奪我的糧食物資，擴大其強盜的侵略戰爭，我們必須認識敵寇這一狂妄企圖，必須以實際行動，予敵僞「五次治運」以沉重的迎頭痛擊！

第一，繼續開展第三次政治攻勢，使我們的宣傳工作，普遍的深入到每個角落裏去，特別是深入到敵僞內部和敵佔區去。加強瓦解敵軍的工作，對於僞軍僞組織亦尖銳指出：「今年擊潰希特勒，明年一定打敗日本」，那時「樹倒猢猻散」，當漢奸是沒有出路的，只有抓緊時機，及早回頭，目前或明或暗的爲抗日效勞，庶可贖前愆於萬一。同時更應向廣大人民，向一切同情抗日的國內國際正義人士，無情的揭露日寇「五次治運」所謂「建設華北完成大東亞戰爭」的陰謀花樣，用以鞏固反法西斯陣線的大團結，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尤其是抓緊敵寇在「五次治運」中的一切獸行，及時宣傳，以鐵的事實回答敵僞，提高我廣大軍民的鬥爭情緒，大大發揚我們政治上的優勢，使日寇更加孤立起來。

第二，反對敵寇掠奪糧食，推行「公倉」，「官場」，「食糧配給」和「物資統制」的陰謀，在所有農村裡，展開生死攸關的「糧食爭奪戰」和「經濟戰」，保存一切人民的生命線——糧食，保存物質資財；積極的打擊敵人調查農作物生產量，收穫量，及實行登記，敵共管，配給等毒辣辦法，堅決打擊敵僞集市，摧毀一切不利於人民的敵僞「經濟建設」。鬥爭的進行，還要依賴於頑強的敵後群衆游擊戰爭的開展，和反「蠶食」反「討伐」的勝利！無論如何，我們必須「盡一切辦法，誓死保存物資」，而不能「以糧資敵」「供殺人的強盜」！

第三，進行人員爭奪戰，保存抗日的組織力量和有生力量，摧毀敵人的一切反動組織：打擊摧毀僞政權，瓦解僞軍，徹底消滅敵僞特務組織和活動，尤爲必要。我們熱烈號召敵佔區游擊區一切不願作亡國奴的青年和壯年及各階層人士親密的團結起來，反對敵寇抽拔壯丁，送到東北和太平洋去做苦力當砲灰；我們保證一切來到邊區的抗日人民都能在自願的原則下得到適如其分的安置，爲抗戰或爲生產服務的機會和條件。

全邊區以及敵佔區全體同志們，將士們，同胞們！朋友們！明年打敗日本的局勢早已注定，敵僞「大東亞戰爭」的末路即將來臨，讓我們在世界反法西斯大團結旗幟下，更有力的敲響日寇必然敗亡的喪鐘，乘着一貫的熱忱，再來一把勁兒，使敵僞「五次治運」像以前幾次「治運」一樣的進墳墓去吧！

冀中我軍攻陷永清城

焚毀僞縣政府俘其人員六十餘　打開監獄救出二百餘被囚同胞

軍區十月十九日戰報：冀中我軍×部，於本月六日晚以突然勇猛動作一鼓攻入永清縣城，（北寧路南），將僞縣府及警察所新民會佔領，並將監獄打開，將僞縣府焚燬，救出被囚人員二百餘人，約二小時後我即撤出；計繳獲長短槍五十一枝，外科器具全付，俘僞縣府工作人員六十七名，敵僞傷亡及其他尚在清查中。

軍區十月十七日戰報（遲到）平北我軍一部於六日在東戶蓮莊設伏，俘僞八名，繳步槍九枝，子彈五百四十餘發。八日我另一部進襲落花灘、青龍橋，俘僞十三名，繳步槍十七枝，子彈三百餘發，我均無傷亡。

唐縣訊：九月二十一日，我縣公安局警衛隊員在唐縣城至白塔堡壘的汽路間，打了一個伏擊，斃敵一名，俘僞軍一名，獲三八式大槍一枝，子彈九十四發。（一之）

日鬼巧立各種名目 剋扣僞軍薪餉

每月所剩不够買一雙鞋子

本報訊：據本月五日，從井陘××堡壘逃出之僞軍李景行談：井陘僞警備隊員每月名義上薪餉僞幣二十三元，但實際到手時已所剩無幾，幾乎全部都被日寇用各種名義盤扣完了。以致僞軍連穿鞋和抽烟的錢都沒有下落。下面就是李景行八月份的薪餉開支表；被扣獻金五角，被扣救國捐五角，被扣忠良碑建築費二角五分，被扣合作社基金費一元五角，被扣送禮費（僞軍們自己不知道是送給誰了）八元八角五分，被扣伙食費七元（油鹽米面實際都是向當地民衆強要的不一定給錢），實收四元四角（不够一雙鞋錢。）

爲了建立僞軍威信 敵僞合演醜「雙簧」

••••老百姓却識破了這套鬼把戲••••

五專區訊：在敵佔區，現在流行着這樣一句話：「治安軍比皇軍強」，（即好的意思）尤其是敵人特務及一些無恥的漢奸嘍囉得更厲害。最近饒陽的古城平山七波一帶的敵人，爲了表示「治安軍」比「皇軍」的確似乎「好」些，會令敵寇故爲非作歹，如拆毀民房，強姦婦女，然後再派僞「治安軍」出面收拾，平山七波的一次集市，有三個敵軍到餃子舖裡吃了個飽，故意不給錢，和掌櫃的吵起來，這時幾個「治安軍」走來了，問起事情的經過，便裝腔作勢的說：「吃了老百姓的東西不掏錢該打」！這些把戲演出以後，一些無恥的特務便更張揚說、「治安軍」要打日本人哪，真的比「皇軍強」！可是老百姓都知道走狗是爲日本人所指揮的，「治安軍」始終還是敵人的走狗！（齊森太）

慷慨捐糧救災

滿城一區某村鄉洛常高度發揚民族友愛精神，將今年新谷完全借給災民。

徐定×村×戶只有十畝地，現捐出五畝谷分給災民。（永昌）

五台敵抓民夫迫當奸探

五台訊：五台二區各據點敵人，向各村強徵曾當過腳夫之老百姓，並每人找三人作保，派向平山，靈壽，阜平一帶，調查村莊的距離，山勢、道路、水井等。希各地軍民，嚴加注意。（敦模）

× × ×

敵佔區民窮財盡 拿破衣爛套去交差

徐定訊：徐村敵據點民衆對敵捐負苛重，民窮財盡，因無法交納種種苛捐，都紛紛將自己的破衣爛套，鍋碗缸甕等交到僞村公所拍賣。（永昌）

軍區政治部給靈壽戰鬥中被解救回到祖國來的同胞書

本報訊：晉察冀軍區政治部頃發表「給靈壽戰鬥中被解救回到祖國來的同胞書」，內稱：「昨天以前還被日寇壓迫的諸位同胞們！

這次我軍以神速的動作，一舉攻進靈壽城，完全說明敵寇的一切封鎖壕堡是阻擋不住我軍的行動的。

此次你們被解救回到祖國來是很幸幸的，因爲你們以前在日寇手下做事，不管挨罵受氣，如何痛苦，在一般人看來，終究還是辱沒祖先和違背自己良心的勾當。現在你們被解救過來，得參加抗日民主生活，實爲重見天日，我軍一本愛護同胞的衷心，和我軍一貫優待俘虜的主張，概不追究既往。只要你們在今後兩年抗戰中，決心努力殺敵，效忠於國家民族，即仍不失爲中華民族的好兒女。本部代表邊區八路軍全體指戰員向你們致以慰問之意，並歡迎你們參加邊區抗戰，熬過抗戰的最後兩年，共同建設和享受新中國的幸福！」

斯城工業區 德寇發動新攻勢

紅軍正切斷德軍入城部隊中

斯城市區經數日之沉寂，德寇又在北郊工業區發動新的攻勢，據十六日合電，紅星報稱，斯城決戰，已自十四日開始，守軍擊退敵軍反攻，已達百次以上，十五日紅軍復擊退敵進攻五次，將德軍逐一自各建築物驅出。西北區，鐵木辛哥部隊正突破敵軍之抵抗，其頓河右岸所結集之力量最爲強大，刻正竭力設法切斷德軍必入斯城之部隊，該地重要據點，已被蘇軍攻佔。高加索全線，除圖亞普斯區域外，蘇軍均已取得主動地位。圖區附近，已●現由邁科普至阿瑪維爾鐵道前進之德軍之蹤跡。諾佛羅西斯克方面，德軍●新大批森軍之掩護，向紅軍陣地猛攻，並獲有若干進展，惟其自諾佛羅西斯京沿海岸推進之企圖，已被破壞。卡累利阿前綫、紅軍突破芬軍前綫，並深入後方，克復重要據點兩處，雖經芬軍數度反攻，均遭擊潰云。

蘇提出照會 要求立即審訊落於盟國手中之德領袖

威爾斯表示同意惟稱目前似嫌過早

倫敦十五日路透電，蘇聯政府曾有照會一件，要求立即審訊現時落於盟國手中之任何法西斯德國領袖，此間刻正在研究中。依該照會，赫斯亦在其列，此項照會係今年七月聯合國家中諸小國曾有照會遞交英美蘇中四大盟國。蘇聯此次照會，即答覆該集體照會者。

華盛頓十五日路透電：某記者曾在記者會議席上，請付國務卿威爾斯對蘇聯所提應立即審訊赫斯一節，加以批評，威氏答稱：目前似嫌太早，但渠同意對此次戰時罪行負責份子，將來自應交付審判云。

日寇續在瓜島登陸 美軍與寇抗擊

●●●●●●歐文史丹萊區情勢無變化●●●●●●

據美海軍部公報十六日公佈，大批日軍在瓜達康納爾登陸。正交戰中。美海長諾克斯於招待記者席上稱：彼希望並預料美軍必能堅守所羅門陣地。現島上仍在進行極端劇烈之戰鬥。美空軍此次盡力阻止在瓜達康納爾島登陸之日軍，敵機三十三架被毀，同時岸上美砲隊擊中日艦七艘，中有一艘爲主力艦。

西南太平洋方面盟軍傳來消息稱：十二日上午我陸軍空中堡壘轟炸在卡對之機場及工事設備，當即起火，並見機場上有戰鬥機轟炸機十架或毀或傷。並在某地擊中商輪船一艘，另一艘亦受創，敵戰鬥機被擊落六架。

東北方面歐文史丹萊區城陸上情勢並無變化，僅有輕微之作戰活動。

盟軍十五日晨在歐文史丹萊，鄧布敦隙口處突擊日軍，是時敵人正進午餐，多棄食而逃。該區盟軍正向據部隊現繼續對敵進迫，日軍已取守勢，盟軍續有進展。

阿留申群島 日艦損失達四十艘

華盛頓十六日路透信：海軍部公報稱，北太平洋十月十一日陸軍遠程轟炸機襲擊吉斯卡及敵方營壘，截止目前爲止，阿留申群島日方船隻傷沉總數爲四十艘，其中十三艘沉沒，二十三艘受傷，四艘或已沉沒。

× × ×

納粹某外交人員自稱：德人民對勝利早無信心

新華社延安十五日電，路透社訊：據最近由柏林抵南美洲且曾避經法國未佔領區的某德外交人員稱：德國於各綫的繼續作戰，以及去年的可怕冬季，已使德國軍隊的精華喪失殆盡，德國人民對德國所謂的勝利久已失去信心。絕大數人民均謂盟國必能獲得最後勝利，德軍在斯大林格勒的失敗益使德人懊喪。該外交人員稱：法國人民在反對與德國人合作，甚至多數上流人物亦然。

蘇聯．盧森堡 恢復國交並互換使節

蘇駐比公使兼任新使

（本報特訊）莫斯科十七日塔斯電：蘇聯駐比公使飽格莫洛夫與盧森堡貝士大公國外長會談結果，兩國決重新建立外交關係並互換外交使節。

（本報特譯）莫斯科十七日塔斯電：蘇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議決委任蘇駐比全權公使飽格莫洛夫兼任駐盧森堡大公國全權公使。

蘇任李維諾夫 兼任古巴公使

（本報特訊）莫斯科十七日塔斯電：蘇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議決委任蘇駐美大使李維諾夫兼任駐古巴全權公使。

國內外大事

九月八日起，晉西北敵集中一千五百多人向臨縣磧口地區掃蕩，打了十來天，我軍就把敵人打退，曾經一度被敵佔領的臨縣城也已經克復了。自二十四日起，敵人又集兵一部轉去掃蕩文水、交城、方山一帶，現在還打着哩。同時向我冀魯豫范縣、觀城、濮縣進行突然掃蕩的敵人，被我八路軍猛烈打擊，也已經開始敗退，並且死傷很多。

在河南北部的安陽一帶，敵人早就屯集了許多兵，最近又集合了大批飛機汽車，兵力也正在調動，看這情勢，那裡的敵人可能準備大舉活動。

× × ×

斯大林格勒的戰事沉寂了幾天，現在德寇又在北部工業區發動新攻勢，大戰又開始了。據紅星報說，從十四日起，斯大林格勒已經開始決戰。在這以前，紅軍已經連續打垮了敵人一百多次的進攻，德寇這次最後對斯城拚命掙扎的進犯，紅軍更有決心也有把握把它打退。這次大戰開始的第二天，德寇一連進攻五次都失敗了。

× × ×

西南太平洋方面，日寇繼續在瓜達康納爾島登陸，美軍堅決抵抗，瓜島戰事這幾天打得很激烈。

華盛頓郵報 建議中美調解印局

華盛頓十五日路透電：當此威爾基返抵華盛頓之際，一般認爲與政府接近之華盛頓郵報，本日撰論，建議調解印局，必須中美兩國予以協助。該報又暗示中美兩國應爲調解人，英印雙方對於此等調解人之忠實當無疑義云。

國際簡訊

新華社延安十六日電：據路透社消息稱：芬蘭陸軍總司令服納林，於兩星期前曾致函敦臬，討論芬蘭單獨媾和的可能性問題。

華盛頓十五日路透電：此間戰鬥法國人士稱：自德法停戰以來，法國已交付德國三千二百萬萬法郎。

新華社延安十五日電：合衆社消息：希特勒業已罷免統帥部參謀長哈爾德將軍職務，而以約德爾繼任。約氏原任統帥部作戰部長。

南斯拉夫 掀起復國運動

據伊斯坦堡十六日路電稱：南斯拉夫境內掀起復國運動，有五百人被德寇槍決。據中央社倫敦十七日合電：克羅西亞全境均已發生暴動，德當局極力壓制，並屠殺反對皮夫里區（中央社按皮爲偽克羅西亞國總理）政權之克羅西人及塞爾維亞人。

蘇聯各族人民在前綫的友愛

莫斯科廣播

紅軍是我們國家各族兄弟之間的軍隊，它的全部實質與機構都創立在我們國家各民族堅固的友愛聯合上，都創立在屬於蘇聯各社會主義共和國自由獨立的思想上，德寇開始反蘇戰爭，他曾打算在第一次嚴重打擊與紅軍一經失利之後，那麼我們國家就要分崩爲許多部分，而全國工農就開始發生沖突，蘇聯各民族就要起內鬨。

但是，敵人嚴重地弄錯了。在戰爭時期內，他們却以巨大力量表現蘇聯機構的鞏固性，嚴重考驗就更加鞏固各族人民的友愛，蘇聯各民族的大家庭變成了爲戰爭而刻苦工作擁護紅軍統一而不可分離的營壘。

蘇聯人民都很好的懂得：法西斯主義擬定了目標要恢復地主的政權，恢復沙皇制度，破壞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立陶宛人、愛沙尼亞人、拉多維亞人、烏茲別克人、韃靼人、格魯吉亞人、阿爾敏人、阿才倍疆人與蘇聯其他的自由的各族人民的民族的文化與民族國家而使他們德國化，使他們變爲德國士侯與貴族的奴隸。不管是在什麼地方與敵人奮勇作戰的蘇聯人民，都知道這是蘇聯國家生死存亡的事情，這是蘇聯一切民族人民的生死存亡的問題；不管在什麼地方作戰的烏克蘭人，他們也是爲了爭取阿拉希斯城而殺敵，也是爲了德寇破壞壯麗的基輔城而殺敵，也是爲了保衛吉別列斯的科學大學而殺敵；不管在什麼地方作戰的阿才倍疆人，他們是爲了保衛巴統．巴庫的油井而戰，也是爲了保衛士克敏爾的棉花與棉田而戰；不管在什麼地方殺敵的烏茲別克人，他們是爲了列寧格勒美麗的街市而打德寇，爲了援助那些陷於法西斯壓迫下的白俄羅斯人的家眷而打德寇。昇爲了保衛茲吉克水電站以輪機而去打德寇。在各平等民族弟兄的長兄俄羅斯人，在全國戰綫上，在一切地段與德寇侵略者作戰，以保衛蘇聯一切共和國，以保衛自己的祖國，以表示執行自己誓詞義務的模範。我們祖國的男兒，在每一戰役，在每天戰鬥中，都充滿了革命導師列寧斯大林的民族政策。現在的猛烈戰鬥事業中，反映出來了蘇聯英勇的實例，是無窮無盡的，在實際實行保衛祖國的紅軍部隊，都萬衆一心的對準一個敵人，德寇是蘇聯各族人民的敵人，所有他們都充滿對敵人的仇恨心，都充滿了保衛蘇聯每寸土地一直到最後一口氣的決心，蘇聯人民的男兒，在偉大的保衛國戰爭的戰場上，與俄國人、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並肩作戰的，有格魯吉亞人、哥薩克人、韃靼人、土爾克斂人、巴斯格爾人……在卡羅利阿作戰的哥薩克人艾拉里在西北森林中殺敵，烏克蘭人哥樂科在高加索山前打仗，阿才倍疆人古達謝夫正在保衛北極國山野，白俄羅斯人的康[illegible]正在防衛斯大林格勒，鄂爾敏人土隆防衛黑海的沿岸。格魯吉亞的集體農民在巴比隆科一家有十七個弟兄，其中有十四個弟兄是在保衛祖國戰爭的前綫上作戰，只有三個未成年的留在家裡。在十四個人中，有步兵伏林基尼，騎兵拉德[illegible]在保衛列寧格勒，而先鋒軍的茲納正在西方作戰，高射砲手尤希里在黑海艦隊服務，給奇爾狄巴、沙科爾及其他的七個弟兄在山嶺上作戰，保衛自己的高加索，自己的格魯吉亞，自己的蘇聯祖國。各報曾登載了×部隊戰士最近在[illegible]海岸所舉行的露天大會上的情形，一切[illegible]的各族人民代表的談話，都充滿了對敵人的仇恨心，烏克蘭的集體農民蘇赫洛夫在自己的發言中說道：德寇使我們的本鄉本土流血成河，他蹂躪了布列托河維斯不附近，我們的人民都死於飢餓，我們心裡充滿辛酸與仇恨，我們一家說時只剩下我一人，我們要向德寇報仇，我們要無情的打死德寇。

我們蘇聯戰士之所以有力量，正由於他們一切軍人對共同敵人的仇恨心都有一致的感覺，無論祖國派他們到那個地方去，他們都有充分的決心殺敵，自然，對於這些人的關心與運[illegible]，這是各地方組織重要的任務，大家知道，戰士們因爲同鄉關懷而提高殺敵的決心與勇氣。烏茲別克各地所組成的代表團一到了前綫，烏茲別克籍戰士都非常歡樂。這種方法，正在繼續着，給前綫寄送禮物與慰問信件，使每個戰士都感覺到與本鄉本土聯系着，都感覺到祖國的關心與慈愛，……蘇聯人民一切思想與努力都匯合爲一致的愛國的熱忱。就是保衛自己的祖國，擊潰與毀滅敵人！

晉西北

臨縣磧口地區 敵掃蕩被我擊潰

三交殘敵尚圖築堡竄食

文水交城方山反掃蕩相繼開始

新華社晉西北十六日電：上月八日離石、柳林、寧武、方山、東村等據點敵千五百餘人向我臨縣等地進行「掃蕩」，一時臨縣、三交、陽波等地均陷敵手，在我軍十餘日忠勇沉着機動靈活的反掃蕩下，終於收復臨縣，給進犯敵寇以重大打擊。刻下除三交還有百餘人外，其餘各地已無敵蹤，敵向該地之「掃蕩」已告一段落。

新華社晉西北十六日電：掃蕩臨（縣）磧（口）地區之敵於上月十八日分頭回竄，掃蕩似已結束，惟進佔三交敵偽百六十餘迄今遲遲未行，並糾集民夫修築碉堡崗樓，有建立據點，繼續分割與竄食我磧口、三交、哈口一綫地區之企圖。我爲打擊敵人此種陰謀，正不斷襲擾敵人。數日間會出擊三次，數度衝入三交鎮內，均給敵人以大量殺傷，現我們正不斷向敵圍攻中。

新華社晉西北十六日電：自上月十八日竄犯臨縣之敵被我擊退後，敵寇又於二十四日糾集兵力一部，向我文水、交城、方山間一帶地區進行「掃蕩」。現我該區黨、政、軍，正與進犯敵偽激烈戰鬥中。

敵奔襲掃蕩冀魯豫 經我痛擊開始回竄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七日電：上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敵先後由冀南、開封、荷澤、鄆城、濮陽、聊城、東阿等地增援五千餘，汽車五十輛，於二十七日開始向我范縣、觀城、濮縣等地區奔襲「掃蕩」，經我勁旅不斷襲擊，敵於二十九、三十兩日分途向其原地逃竄，我斃敵黃尉大尉以下多人，獲文件及軍用品各一部，我亦略有損失。現該區戰鬥似仍在繼續中。

安陽機場 敵集結飛機汽車 每日成群練習企圖不明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一…：安陽敵設…場停機…炸敵戰鬥機約二十餘架，汽車三十餘輛，每日三五成羣練習飛行。上月二十一日曾有敵機三架失事焚毀，落在該場，有敵飛行練習生百五十餘，汽車隊長六十人，晝夜忙碌，企圖不明。

敵機連襲廣武

洛陽十七日電：十五、十六兩日敵機不斷飛襲廣武縣境。十五日敵機……有敵機二架於上午又由新鄉飛抵該縣，先後投彈二次，至午後一時始向原航綫逸去。

洛陽十七日電：敵三百餘在新鄉張村（元村北十餘里）與我某游擊隊激戰三小時許。是役俘敵三十餘，獲戰利品甚多。十一日晨滿載寇兵彈藥之敵火車一列，由新鄉開往清化，觸發我預設之地雷，機車被毀，傷斃敵甚多。

延安市府 徹底整編

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延市府決徹底進行整編，昨日於府務會議上檢查各部門工作。自十六日起至二十日止討論生產自給，經費預決算，日常生活開支等問題。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研究清理各科室財政手續，及每個人員家屬的具體處理。

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市府暫停整風學習，全體幹部下鄉檢查各鄉工作，搜集有關整編材料，並傳達各科工作與幫助鄉府進行佈置。

× × ×

敵偽傾軋日烈 山西偽縣知事十餘被撤

晉西北十七日電：近來偽組織內部傾軋更甚。偽山西省署於八月初旬將鄉寧、汾陽、清源、徐溝等二十餘縣偽知事實行更換，但爲掩飾欺騙民心，偽省長蘇逆體仁特發表談話，偽山西新民報亦於八月三日社論中稱：過去官吏害民，貪污腐化情事，對於民政決無建樹，「爲澄清吏治，刷新庶政，實有清除之必要」。敵偽以此掩飾其內部不穩定情形，欲蓋彌彰，而貪污腐化，相互傾軋之醜態不打自招。

鄭城敵強徵「討伐費」

平均每畝地攤款一百五十元

新華社冀南十八日電：鄭城敵偽軍藉口「討伐土匪」，「保護「治安區」」，向鄭城二三區每村要「討伐費」，大莊三萬元，小莊二萬元，平均每莊每一畝攤款一百五十元之鉅，如有不按期送到者，即先打村長後燒房子。顏家湖（村名）的村長顏承武遭過兩次毒打，走頭無路，終圖自盡，幸被村人發覺救活。左家塔村長亦因無法繳款潛逃無蹤，不久以前敵軍藉口「掃蕩土匪」，將馬頭以南各莊小麥高粱搶光，僅新村一個莊即被拉走四十七輛大車，老百姓地裏的花生還沒長熟時便被賣交「討伐費」。中農以下人家經常陷於飢餓，甚至富農地主也走頭無路。如橋頭王完善家有地二百畝，現在已沒的吃，鄭逆佔區人民因沒法活下去紛起殺敵。

敵偽開興亞團體會議

中心內容爲企圖加強其互相勾搭

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據敵偽廣播，在日寇主持下之日「滿」「華」與亞團體第一次會議，於十五日閉幕。此等團體有日寇「興亞同盟」，偽滿協和會」，汪逆「東亞聯盟中國總會」，王逆揖唐的「新民會」，偽蒙「興亞協力會」等。此次會議中心內容，爲加強此等團體間的勾搭。

漳河沿岸興修灘地 涉縣修復七千餘畝

新華社太行十六日電：漳河沿岸各村，與修灘地。從一月迄今，涉縣共有河灘地一零、五四九畝，參加人數三、零四四人，費三八零、九七六工，修成灘地七、二七五畝。獲得這個偉大成績的原因，是由政府和水利局的積極提倡和領導，以及駐軍的幫助，此外政府進行了貸款貸糧，解決民衆許多實際困難，也是獲得偉大成績因素之一。

廣西展開革新政風運動

各界召開座談會討論實行辦法

新華社延安十五日電：桂林訊：桂省革新政風運動在逐步推進中。黃旭初氏之革新政風要領已翻印萬餘冊，並制定問題研究大綱，限令各縣市國民黨部頒發所屬區分部，在小組會議上提出討論。廣西建設研究會政治部召開座談會，討論革新政風運動之實行問題，一致認爲「在上者須以身作則，始能革新幹部，爲政者以身作則，始可革新社會」。桂市各界二十七單位聯合召開座談會，討論革新政風運動之宣傳問題，認爲「須確立革命認識」，「針對公務人員戰時要求」，及提高紀律之要求」，並發動各機關互相批評，克服缺點。最近黃旭初氏，對革新政風運動提出補充意見四點：一、中上級幹部須要熱心力行。二、計劃建設和革新政風不可分開。三、各個人員要訂定自己革新的程序。四、要用科學方法不斷改進。廣西日報亟務起革新政風運動徵文題爲：「革新政治與計劃建設」，及「公務員生活」。

魯北敵收買新棉 我政府下令限制出口

新華社魯北十六日電：今年清河平原新棉上市後，敵寇即積極活動收買。九月初，敵即在利津、蒲台、濱縣等地，設毛棉收買組合二十四家，進行收買。最近又增設四十四家，將此二組合合併，股金二百萬元，所有棉花均須運往天津。敵每月在天津可軋棉一萬斤，已於日前由我政府統制，並制定棉紗條例，限制出口，一面協助民衆，組織紡紗運銷事宜，以粉碎敵寇收棉陰謀。

戰况簡訊

韶關十七日電：增城方面我軍昨晚出襲寶和坪附近之雲霞嶺，殲敵數百，繳獲步槍軍用品名甚多。

長沙十七日電：南昌敵某聯隊九日乘火車開九江，被我地雷炸毀，車五箱六輛，傷斃敵百餘，山下渡鐵橋同時被毀。

韶關十七日電：我有力部隊十四日晚襲擊新街井崗，俘敵台籍官兵一員及井崗偽組織人員多名，繳獲步槍數支，手榴彈、鋼盔、文件甚多。

（上接四版「紀念運」）

一個戰士嚷着說：

「不行！敵人放毒氣了！」

蕭健同志還要向前走，冲進西口的敵人四十多人，已經拿着機關槍，向他們直撲過來。

他們急速的轉入右手的一座院子裡。

敵人發現了他們，就把這院子包圍着。蕭健同志拿着盒子槍，對準大門口，低聲的喊着說：

「上房去！上房去！」

十幾個人都上了屋頂，蕭健同志也上去了。

敵人已經進了院子，用機槍向房子裡掃射。

這屋頂的北面，就是那塊通北宋莊的平地，蕭健同志看看沒路可走，就拉過通訊員說：「你趕快設法去通知李堅和趙强兩同志，叫他們馬上到北宋莊匯合！」又招一招手說：

「同志們，跳吧！向北宋莊轉移！」

戰士們都從兩丈多高的屋頂跳下去，一齊向北疾奔着。這時敵人的機槍手

因爲發覺西口已被冲破，就都調到西口來冲，沒有預防到我們會跳屋頂。待敵人發覺時，蕭健同志和所有的戰士們，都跳進北宋莊的陣地了。

守南口的趙强同志和守東口的李堅同志，正在和冲鋒的敵人搏鬥着。戰士們精神愈戰愈旺，大家都說：

「他媽的，打到這個時候了！就得堅決的幹到底！誰還說喪氣話！」

正打得熱鬧，他們發現村裡有了機槍聲，李堅同志急忙帶了兩個戰士，奔向指揮部裏，正碰着機槍班長劉炳龍從指揮部裡跑出來，一面跑一面還用剛修好的機槍向指揮部裡掃射着。李堅同志急忙的問道：

「老劉，怎樣了？」

劉炳龍看見了連長，聲音都啞了，只搖搖頭說：

「被包圍了！」

「蕭健同志呢？」

「不知道！」

「指揮部裡還有人嗎？」

「沒有！——傷員們我都掩護着向北南去了！」

李堅同志一聽見蕭健同志不知去向，心裡更加焦急。正要回頭去帶隊伍，指導員趙强同志也帶着兩個戰士從南口來了，碰見李堅同志，就問道：

「指揮部被包圍了嗎？」

「是的！被敵人佔了！」

「蕭健同志呢？」

「不知道！」

「那——我們不能堅持了，敵人已經進了村，我們突圍吧！」

「是的！」

李堅同志走向前一步，拉着趙强同志的手說：

「在王家莊會見！」

「好！」趙强同志用左手擦着額上的汗珠和污泥，緊緊的握着李堅同志的手說：「堅決的打出去吧！」

他們正要分手，東口的周戲應排長，帶着戰士們也都撤下來了：

「連長，我們的房屋都燒了，敵人冲進來了！」

「好！我們一齊向南口衝吧！」

話剛說完，大隊的敵人已經開起了……

蕭健南宋莊就落在惡戰裡了。

紀念連

【長篇連載（六）】

續六．南宋莊在鏖戰裏

朦朦朧地睡去，就聽見北宋莊的機槍響了。過了一會，一百多個敵人，從北宋莊向南跑來。我們的機槍也響了。敵人驚叫着，四散地潰退着，一股向西，逃到北冶頭，一股向南，逃到深澤城去了。

「哈哈，他媽的，沒有打就跑！」

「不跑怎麼樣？留着等死？」

排長林風清同志，正在觀察着四周的地形，回頭一望，見談話的是胡瞪眼和郝賓，就低聲地警告道：

「別焦急，大戰鬥還在後頭！」

指揮部的通訊員小黑來了，要排長馬上到指揮部去。

林風清同志到了指揮部裡，趙強同志笑着迎上來：

「林排長，今天我們接到上級黨關於反清剿的指示，現在要抽空大家研究一下，你們排裡的戰鬥準備，都搞好了嗎？」

「搞好了！他們都吃了撈飯，睡大覺呢！」

「好！同志們！」趙強同志招呼着大家：「人已經到齊，馬上就開會了！」

正在熱烈的討論着，突然地，傳來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

林風清同志回到南口的陣地上。胡瞪眼指着郝賓的肩膀，挑戰似地說：

「老郝，那馬跑得多麼快呀！恐怕連神槍手也打不中吧!?」

郝賓抬頭向外一望：一隊敵人的騎兵，在平闊的田野裡風一樣的奔來，在離他們有五百米達的地方，就拐向村北面去了。馬蹄揚起的塵土，像阜田地陵的炊烟一樣，低低的一滾，就漸漸的平伏下去。田地裡的莊稼被馬蹄踐踏過後，有的還用力的昂着身子，搖擺着。

郝賓眨了眨眼睛，好像對胡瞪眼說：「等會你瞧吧！」

九點鐘的時候，敵人開始向我們南宋莊攻擊了。最前頭是三十多個敵人，分成兩股，向南口闖上來。郝賓望了一望，沒有言語。機槍仍舊歪放在一旁。胡瞪眼要放槍，被班長張春文阻止着。

那前頭的十八個敵人，漸漸的近來，到了街口，就叫喊着向前衝。郝賓看得真切，把機槍剛一扶正，

「咯咯咯……」的一陣機槍，所有衝上來的十八個日本兵，都像滾蛋一樣，滾在地上不能動了。

胡瞪眼望了大半天，看見後頭的十幾個日本兵不敢上來，前頭的十幾個挺挺的躺着，心裡正在高興，郝賓抽過手來，要借用他的步槍。

「老胡，你看見那溝裡，還有一個沒有死的日本鬼子嗎？」郝賓有趣地問着。

「那兒？」

「你瞧，那鋼盔不是一動一動的。」

「呵呵！是的！那傢伙從溝裡打算伸出頭來！」

「喂！瞧着吧！」

突然一聲槍響，胡瞪眼就哈哈笑起來：

「真漂亮，剛露出頭就完了！」

隨着這步槍聲響過，大隊的敵人又向南口冲上來。排長林風清同志，命令大家不許放步槍，把手溜彈準備好。

敵人冲到離我們陣地只有三四十米達的地方，一陣手溜彈的爆炸，敵人第二次的冲鋒，又被我們打垮了。

胡瞪眼望着陣地前與平地上躺着的許多日本兵，就想要出去弄回兩桿槍。他跳出了圍墻，在平地上爬着。敵人的機槍手，發現了他，就密集地向他射擊。

他伏在地上，不動了。但是敵人的機槍還不停的向他打着。

他急忙往回爬，一顆手彈打進了他的大腿，又爬了兩步，又一顆子彈打到了他的手掌，肉都崩裂開來，胡瞪眼躺着不動了。

「糟糕，這下胡瞪眼完了！」

「我出去拖他回來吧！」

「呵！他沒有死，他還在爬呢！」

胡瞪眼沒有死，他咬了咬牙根，回轉身，又向敵人的屍體爬去。

敵人的機槍繼續的掃射着，子彈「出出出」地在他的身旁的地上，擊起許多小灰團。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在日本兵的屍體上拉了兩枝「三八大蓋」，就迅速地往回爬。

李五貴跑到圍墻旁去接他：

「老胡，我當你回不來啦！」

「哈哈，這兩枝三八大蓋，準保好使喚呀！」

胡瞪眼先把槍遞給李五貴，自己一翻身，就滾進墻裡來了。

戰鬥在激烈地進行着。

到了中午的時候，敵人就開始用排砲，向我們的陣地轟擊了。

我們沒有做低窪工事，砲彈一落在陣地上，爆炸開，灰土就弄得人們睜不開眼睛，砲彈片飛擊着墻壁和水缸，叮叮噹噹的發響，守南口的這一排，胡瞪眼被砲彈炸傷了肩膀。李五貴被砲彈片把半個額角的皮肉都撕裂了。排長林風清同志的腿上也中了一塊砲彈片，把褲管都撕了一個大窟窿。

「喂！李三兒，你到老鄉家找一些乾淨的布塊，給大家包傷口！」

林風清同志吩咐着。

李三兒用手摀着手臂上的一個傷口，急忙轉出院子，到一家老百姓家裡弄了一些白布條，傷員們自己互相的包裹着，然後都到指揮部休息去了。

林排長還留在陣地上。敵人的排砲又密集的向這裡射擊着。林排長剛喊着：

「注意，敵人馬上就會衝鋒：……」

他的話還沒有喊完，一顆砲彈正落在他的面前，一股黑烟從他的面前湧起，他倒下了，左腿已經炸掉，胸腔上也炸碎了，肉、血都沾着黃色的灰土。胡瞪眼把林風清同志的駁殼槍拿下來，交給郝賓同志帶，自己就同李五貴把林風清同志的屍體抬着，放在就近的一家老鄉家裡的灶旁，用玉茭稭蓋着。

指揮部裡知道林風清同志已經犧牲，馬上就派趙強同志來這南口指揮。

這時只聽見村外敵人陣地裡的一片嘈雜聲，喊叫聲，嚎啕聲。

我們的陣地裡連一點聲響也沒有的。受了重傷的戰士，在一旁躺着休息。輕傷的戰士們，忙着在一旁燒水，烙餅。沒有負傷的戰士們就繼續英勇地防衛着。

連長李堅同志，帶着周啟應這一排，守着東口。

東口的第一道圍墻，已被敵人的排砲轟成一溜凹凸不平的低地。我們已經退守到第二道的工事上，這是靠近圍墻的兩大溜平房。戰士們都守着墻壁上剛挖的槍眼向外射擊着。

劉炳龍同志滿頭大汗的射擊着機槍，敵人一排排的，在他的槍彈下栽倒，又一排排的向他進攻。

「哎！糟糕，卡子了！」

劉炳龍急忙的撥動着槍機，總是撥不動。李堅同志也過來，幫着修理，也沒有修理好。

「你到指揮部修理吧！」

李堅同志命令着劉炳龍。

「這裡沒有機關槍怎麼行？」

「你問指揮部看看，是不是別的口上可以調來。」

「不行，別的口上——你聽，不是也打得很緊嗎？」

「去吧！修好了再來！」

敵人的機槍聲密集的叫囂着，大隊的敵人，又向我們冲上來了。

「扔手溜彈！」

李堅同志命令着，但是戰士們都沒有動靜。

「扔手溜彈！」

「手溜彈用完啦！」

「用步槍射擊！」

「步槍都太熱了，不能打啦！」

這怎麼辦？敵人已經到了第一道工事的凹凸不平的低地上，離我們只不過三十米達遠了。

正在萬分危急的時候，我們的陣地上，突然發出了一陣急促的機槍聲。

郝賓同志滿身都是汗水和灰土，蹲在李堅同志的身旁，低歪着頭，沉醉地向外射擊着。他是臨時被指揮部從南口調到這裡救急的。

他拉了兩梭子彈，就氣喘喘的對李堅同志說：

「這裡不要緊了，南口緊得很，我得趕快回去！」

他端起機槍，跑步向南口的陣地上去了。

指揮部設在村裡靠近西口的一間大院裡。指揮部裡只剩下蕭健同志，三個通訊員和兩個警衛員。

營長林輝文同志，到北宋莊去找左團長，要手溜彈和商量新的作戰計劃。

左團派了一個班，運了五十幾個手溜彈，送到南宋莊來。在通過南北宋莊中間的那塊平地的時候，敵人用四挺輕機槍和兩挺重機槍的密集火網封鎖着。

左團的兩個戰士被擊中，犧牲了。

但是手溜彈都全數的運到南宋莊的指揮部裡。蕭健同志正忙着給傷員們料理着許多事，接到了左團送來的手溜彈，就急忙分送到南、西、東三個口上去。

各個口上不斷的有傷員回來，不斷的有戰士們回來報告着緊急的消息。

南口的戰士胡瞪眼跑步回來，見了蕭健同志就喊着說：

「蕭同志，怎麼辦？我們南口只剩下一挺機槍，許多大槍都打熱了，壞了。機槍也沒有油！」

「來，」蕭健同志揮着額上的汗，說道：「來，這裡有一大瓶棉花子油，你們分半瓶去用吧！」

胡瞪眼拿着半瓶棉花子油，匆匆地走了。

東口的戰士陳大燦回來報告說：

「蕭同志，我們東口機槍已經卡了子彈，在這裡修理，剩下十五個戰士，都是帶了彩的，人太少了！」

「好吧！我給你派兩個人補充！」

蕭健同志望了望躺在院子裡的傷號。又回過身來，叫通訊員李榮貴和鄭實說：

「喂，你們去吧！」

李榮貴和鄭實，正在忙着給傷員裹傷口，聽見蕭健同志的話，就急忙的放下布條，扛起槍，跟着陳大燦走了。

南口的胡瞪眼又回來報告說：

「我們只剩下八個好人了！怎麼辦？」

蕭健同志遲疑了一下。躺在地上的傷員李三兒、閻兵兵，已經站起來，對蕭健同志說：

「蕭同志，我們去！」

「不行，你們的傷口還在流血，看你們的彈管！」

「不要緊！我們可以去！」

他們兩個拿起身旁的步槍，跟着胡瞪眼一步一拐的走了。

敵人的排砲又繼續的轟擊着。村裡的房子不斷的塌，火烟和塵土，一團一團的湧起。砲彈落在村裡的大槐樹上，槐樹枝一大片的炸斷了，樹葉吵吵啦啦的飄落着。有些砲彈落在屋頂，屋瓦都炸得四散飛開。

西口的戰士左俊義氣喘喘的，滿臉都是土灰的跑到指揮部裡，見了蕭健同志就說：

「蕭同志，不行了！我們不能再守，土牆、房子都坍塌了！」

守西口的是田連狗這一排，還有一部份游擊隊員。

「好！你先回去！我們馬上都上去！」

左俊義還在躊躇着，蕭健同志指着他的肩膀說：

「回去吧！我們指揮部的人，馬上就都到你們西口！敵人是衝不進來的！」

左俊義走了。村外敵人的衝鋒喊聲囂張起來。

蕭健同志馬上叫警衛員和伙伕們都停止做飯，到各個口與口的中間，巡視着。如果有敵人要偷爬牆，就打兩槍。又吩咐在修理着機槍的劉炳龍同志說：

「劉同志，我到西口，這裡的傷員你照顧一下！」

他說着，就帶了一個通訊員，出了指揮部的院子，在一條小巷裡走着。對面敵人的子彈密像蝗虫一樣的飛來，打在土牆上，土牆像蜜蜂窩一樣，散着無數的窟窿。他們也顧不到怎樣躲閃才好，只低着頭，向西口走去！

他們快走到西口，就看見五個戰士撤下來了。蕭健同志一急：

「喂！幹什麼的？」

「撤——」

「為什麼撤!?」

「守不住！」

「還上去，剩最後一個人也要堅決打！」

他們正嚷着，游擊隊黃隊長已經帶着戰士們全線的撤下來了。

「怎樣!?趕快還上去！」蕭健同志向前冲着。

（下轉第三版）